

88年美国最畅销小说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著
郭坤 译

背叛上帝的
女人

THE
SANDS
OF
TIME

背叛上帝的女人 THE SANDS OF TIME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著

郭坤 译

译林出版社



Sidney Sheldon

The Sands of Time

根据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Inc.

1988年版译出

背叛上帝的女人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郭 坤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省高淳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25 插页1 字数240,00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1—5,500册

ISBN 7-80567-024-Z

I·12

定价：4.50 元

责任编辑 黄 劲

作者前言

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然而……

这一块风行弗拉曼柯舞^①，诞生了唐·吉珂德，有着许许多多头发上别着龟甲木梳、外貌诱人的小姐们的神奇土地，同样也是一个诞生了托奎马达，出现过西班牙宗教法庭^②，发生过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的国家。在西班牙共和党人与叛乱的国家主义者争夺权力的内战中，5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1936年2月至6月，发生了269起政治谋杀案；国家主义者以每月1000名的速度处死共和党人，而且严禁人们为之哀悼。160个教堂被烧成灰烬，修女们被强行赶出了修道院；“好像她们是妓院中的婊子，”圣西蒙在描述西班牙政府和教会从前的一次冲突时写下的这句话，这里同样适用。报馆遭到洗劫，罢工和暴乱在全国像疾病一样流行。这场内战以佛朗哥领导下的国家主义者取得胜利而结束；在他死后，西班牙成了一个王国。

从1936至1939年的这场内战虽然已经正式结束，但当时交战的双方却从未和解。今天，另一场战争正在西班牙继续进行；巴斯克人为了重新获得他们在共和党人当权时赢得、随后又在佛朗哥政权下失去的自治权，正在进行一场游击战争。他们在用炸弹、抢劫银行（以便获得购买炸弹的资金）、暗杀和暴乱，进行这场战争。

在巴斯克地下游击组织中的一个成员，被警察严刑拷打，

于马德里一家医院中死去之后全国到处发生的暴乱，导致了西班牙警察总监的辞职，5个安全首脑和200名高级警官也跟着下了台。

1986年，巴斯克人在巴塞罗那公开焚烧了西班牙国旗；在潘普洛纳，当巴斯克民族主义分子在一系列暴乱中与警察发生冲突时，数千人吓得逃离了该市。这些暴乱最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威胁着西班牙政府的稳定。准军事性的警察部队疯狂反击。他们横冲直撞，任意射击巴斯克人的住宅和商店。当前的恐怖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猖獗。

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然而……

①弗拉曼柯舞为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地区的一种吉普赛舞。

②托奎马达是15世纪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因残酷迫害异教徒，而臭名昭著。他掌管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建于1478年）同时也是他的一个政治工具。

内 容 提 要

黑手党头目之女露西娅的父亲被管家出卖，锒铛入狱。露西娅矢志替父报仇雪恨。她以天生丽质作诱饵，巧妙地杀死了管家和审判父亲的法官，她也因此成了警察追捕的对象，被迫躲进了修道院，但仍一心要去瑞士取出父亲存的一笔巨款……

文静秀美的格雷西娅在少女时代就因目睹一帘之隔的母亲同男人幽会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冲动。自从有了身心俱焚的那一次以后，她走投无路，只好进了修道院……

相貌平平的特莎莎性格谦和，但情同手足的妹妹狠心地夺走了她的未婚夫。在流尽了苦涩的泪水之后，万念俱灰的她，心中升腾起了主的召唤……

刚一出生即被遗弃在别人门口的莫根，在离开孤儿院后，举目无亲，只好投身于大墙之内，企冀获得修女那份心灵的平静，但心中仍默念着未曾谋面的生身父母……

这4个纤弱的修女因涉嫌窝藏巴斯克分子，遭到官方步步紧逼的追捕。她们九死一生地逃离了修道院，开始了一次动人心旌的生命历险。

157

I 712.41-

39806

130
书 名

《女人与上帝》

4.50元

借者姓名 借出日期 还书日期

李之华 90.6.14

已还

凌路振 90.6.26

已还

许晓青 91.5.22

已还

1980.12 91.7.15

已还

分 类 编 号

登记号

读者注意

1. 爱护公共图书，切勿任意卷折和涂写，损坏或遗失照章赔偿。
2. 请在借书期限前送还，以便他人阅读，请赐予合作。

成1106-1



西德尼·谢尔顿是我国广大读者十分熟悉和喜爱的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如《天使的愤怒》、《子夜另一面》、《假若明天来临》等）素以主题严肃，场面惊险，情节曲折和人物形象鲜明著称，读来常令人难以释卷。

谢尔顿现居南加利福尼亚。他写作极其勤奋，除小说之外，还写过戏剧和电影电视剧本。

“伟人们的身世提醒我们
我们能使自己的生命壮丽高贵；
而在离别世界时，在身后
在时间的沙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

2

——亨利·朗费罗：《生命的圣歌》

“死者无需复生。

“他们现在已成为大地的一部分，而大地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因为它是永恒的，一切专制制度都将先其覆灭。那些光荣地走进了大地的人们，已经获得了永生；而那些在西班牙牺牲的人，比已走进大地的任何人都更光荣。”

——欧内斯特·海明威

1

西班牙，潘普洛纳

1976

“要是计划有点毛病，我们全都要完蛋。”他又在心里对计划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试图挑出它的瑕疵，却一点也没有找到。这是一个果敢的计划，执行时需要万分谨慎，精确到不能有一秒钟的时间误差。如果它成功了，将会是一次惊人的丰功伟绩。但要是失败了……

“哎，担心的时刻已经成为过去啦，”贾米·密罗沉着地想道，“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贾米·密罗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对巴斯克人来说，他是一位英雄；而对西班牙政府，他却是个恶魔。他身高6英尺，体格强壮，肌肉发达，面部表情坚毅机智，一对乌黑的眼睛时刻都在忧郁地沉思。见过他的人常常把他说得比实际还要高还要黑，也比实际更为凶猛。他的性格十分复杂，既是一个充分意识到面临的种种巨大不利因素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时刻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献出生命的浪漫主义者。

潘普洛纳是一个发了疯的城市。这是为庆祝圣弗明节举行的赛牛活动的最后一个上午，每年的庆祝活动都是从7月7日开始，持续到7月14日。3万名游人从世界各地涌进了这座城市。有些人来此仅仅是为了亲眼目睹这危险的赛牛场面，另一些人却是为了证明自己具有大丈夫气概，因而亲身参与，在狂奔的公牛前面奔跑。所有的旅馆房间早已预订一空，来自纳瓦里的大学生们都睡在门厅、银行休息室和汽车里，甚至在公共广场、大街小巷和人行道上打地铺。

游客们挤坐在咖啡馆和饭店里，观看用彩纸扎成的巨人队伍游行，一边听着行进的乐队吹奏的音乐。游行队伍里的人们披着紫色的披风，戴着绿色、石榴红或金色的头巾。这支在街上缓缓行进的队伍，看上去就像一条条由彩虹构成的河流。挂在电车道两侧电线和电杆上的鞭炮发出的呼呼嘭嘭的响声，使得城内更加喧闹，也更加混乱。

这些游客来到这儿虽然是为了观看当晚将要举行的斗牛，但最壮观的事件却是晚上将参加格斗的那些公牛在清晨的奔跑。

昨天晚上，在离午夜12点还差10分钟的时候，从设在城南昏暗街道上的临时畜栏里，人们将牛群赶了出来，通过河上的一顶桥，赶到圣多明各街头的一个畜栏里过夜。今天上午，它们将被放出来，沿着狭窄的、每个拐角都设置了木头路障的圣多明各街道奔跑。到了这条街的尽头以后，它们将跑进海明威广场上的几个畜栏，直到晚上斗牛开始，才会再被人放出来。

从午夜开始到清晨6点，游客们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没人愿意上床入眠。他们饮酒高歌，求欢做爱。那些将要和牛群

一起奔跑的人，在颈子上围着圣弗明的红围巾。

凌晨 5 点 3 刻，乐队开始在街上转悠，演奏着激动人心的纳瓦里乐曲。7 点整，一枚火箭腾空而起，这是牛栏大门已经打开的信号，人们立刻充满了狂热的期待。过一会儿，第二支火箭又升上天空，向人们发出了牛群已开始奔跑的警告。

随后出现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首先是传来一阵轻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声音，一种像风儿吹动远处的河面漾起涟漪时发出的声音。接着，这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牛蹄敲打街面发出的像爆炸一样响亮的声音。在这同时，6 头阔过的公牛和 6 头巨大的公牛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每头牛都有 1500 磅重，它们像特快列车一样风驰电掣般沿着圣多明各街冲来。在每一个交叉路口的拐角上，在那些事先设置的木头路障后面，成百上千的年轻人焦急不安地等在那儿，准备通过面对疯狂的牛群，来证明自己非凡的英勇。

从圣多明各大街北头飞奔而来的牛群，穿过莱斯特拉费他街和德贾维尔街，经过药房、服装店和水果市场，朝海明威广场冲去。狂乱的人群发出了“噢”“噢”的喊叫声。随着牛群的临近，人们你推我挤，拼命要避开锐利的牛角和可以致人命的牛蹄。一些参与赛牛的人，由于意识到突然面临死亡这一现实，而争先恐后地奔向安全的门厅和太平门。这些人受到了奚落，被人们高声斥为“懦夫”。几个绊倒在牛群前进路线上的人，则被迅速地拖到了安全地带。

路障后面站着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祖父，几步以外发生的情景使这祖孙俩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瞧那些牛！”老人大声嚷道。“棒极了！”

小男孩战惊惊地说：“我害怕。”

老人用手搂住孩子。“嘿，可怕是可怕，但是也很美妙啊。我从前也曾和牛一起跑过。这玩意儿啥也没法比。你用死亡来考验自己，这使你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牛群沿着圣多明各街，跑完900码，冲进竞技场，一般要花2分钟。它们平安地进入牛栏后，第三枚火箭便立即升空。但是这一天，这第三支火箭却未能发射，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在潘普洛纳长达400年的赛牛史上，这样的事故以前还从未发生过。

就在牛群沿着狭窄的街道奔跑的当儿，6个穿着节日彩色盛装的男人，搬开了木头路障，使牛群冲出了受到限制的街道，四散奔向城市的心脏地区。一会儿以前还是兴高采烈的欢庆会，如今顿时变成了一场恶梦。疯狂的公牛冲入吓得目瞪口呆的观众群中。在第一批丧命的人当中，就有那个小男孩和他的祖父，他们被横冲直撞的公牛撞倒，在牛蹄的践踏下失去了生命。罪恶的牛角挑起了一辆婴儿推车，戳死了婴儿，又将它的母亲挑翻在地，任人践踏。空气中充满了死亡。牛群冲进了手足无措的看热闹的人群，撞倒妇女儿童，用它们那致人死命的牛角刺进行人的身体，挑翻食品摊和雕像，把不幸挡着它们去路的一切横扫个落花流水。人们一边发出凄厉的嚎叫，一边拼命挣扎，企图避开这些催命的庞然大物。

一辆鲜红的卡车突然出现在牛群狂奔的道路上。牛群立即调过头来，沿着埃斯特里拉大街——那条通往潘普洛纳监狱的大街朝它冲了过去。

潘普洛纳监狱是一座阴森可怕的二层楼石库房，所有窗户都装着粗粗的铁栅栏，四个角上都建有塔楼。一面红黄两

色的西班牙国旗在监狱大门上空飘扬。石头大门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监狱的二楼是一排牢房，里面囚禁着已被判处极刑的死囚。

在监狱内，一个穿着武警制服、身材魁梧的警卫，正领着一位身着普通黑袍的神父，在二楼走廊里走着。警卫持着一支冲锋枪。

警卫注意到神父看见冲锋枪时眼睛里露出的惶惑神色，便解释道：“在这里可是越当心越好呀。这层楼上关的全是人类的渣滓。”

警卫让神父从一架很像机场上用的那种金属检测器前面走过。

“对不起，神父，不过规定——”

“没有关系，我的孩子。”

在神父通过安全门的当儿，走廊里突然响起了尖厉刺耳的警报声。警卫立即本能地握紧了冲锋枪。

神父转过身来，朝他微微一笑。

“这是我错了，”神父一边说一边从脖子上摘下挂在一根银链上的沉重的金属十字架，并且把它交给了警卫。当他第二次穿过安全检查门时，检测器默不作声了。警卫把十字架还给了神父，两人又继续向监狱深处走去。

牢房附近的走廊上，臭气熏天。

警卫用一种哲学家的口吻说：“我说，神父，你在这儿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些畜生是没有灵魂需要你拯救的。”

“不过，我们必须尽力而为呀，我的孩子。”

警卫摇了摇头。“我告诉你，地狱的大门正等着欢迎那两个家伙呢。”

神父惊讶地望着警卫。“两个家伙？我听说有3个人要作忏悔的嘛。”

警卫耸了耸肩。“咱们帮你省了一点儿时间。扎摩拉今儿早上死在医务室里啦。心脏病发作。”

这时，他们俩已经走到最远的两个号子前。

“到了，神父。”

警卫打开门锁，让神父走进号子后，又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重新把门锁上，站在走廊里，警惕地监视着周围的动静。

神父走到躺在肮脏的帆布床上的囚犯身边。“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孩子？”

“里卡多·梅拉多。”

神父低头凝望着他。很难看清这个人的脸庞。他面部浮肿，皮开肉绽，两只眼睛几乎只剩下一条缝。囚犯微微张开厚厚的嘴唇，说道：“你能来我很高兴，神父。”

神父答道：“拯救灵魂是教会的职责，我的孩子。”

“他们要在今天早上把我绞死吗？”

神父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已被判用螺旋绞架处死了。”

里卡多·梅拉多仰面瞪着他。“不！”

“我很遗憾。这是首相亲自下的命令。”

神父又把手放在犯人头上，拖长着声音说道：“告诉我，你犯过的罪孽吧。”

里卡多·梅拉多说：“我在思想上、语言上和行动上都犯过大罪，我衷心忏悔我的罪孽。”

“以圣父和圣子之名，向天父祈祷，恳求他超度你的灵魂吧。”

在牢房外倾听着的警卫自言自语道：“这样浪费时间，真是说多蠢有多蠢。上帝要朝那家伙的眼里吐唾沫哩！”

这时，神父已经结束了祈祷。“再见吧，我的孩子，愿上帝让你的灵魂安息。”

神父走到牢房门边。警卫把锁打开，向后退了一步，用枪瞄准着囚徒。警卫把门锁好后，又走到隔壁的号子，把门打开。

“他听凭你摆布了，神父。”

神父走进了这第二间牢房。这里关着的犯人也同样受过严刑拷打。神父对他看了很久：“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孩子？”

“费力克斯·卡皮奥。”这是一个身体结实、留着胡子的囚徒，但胡须却未能盖住他脸上那青紫的新伤疤。“死我并不怕，神父。”

“这很好。到头来，我们大家都是难免一死的。”

神父倾听着卡皮奥的忏悔。这时，透过监狱的大墙，开始传来远处的阵阵声浪，始而低沉，继则越来越响。这是狂奔的牛群蹄子敲打地面发出的雷鸣般的声音，是四处逃窜的人群发出的凄厉喊叫。听到这种声音，警卫吓了一跳。他发现这种声音正飞快地接近监狱。

“你快一点儿，神父。外面发生什么怪事了。”

“我完了。”

警卫迅速打开牢门。神父一脚跨到走廊上，警卫随即把门重新锁上。从监狱前面传来轰隆一声巨响。警卫转身从狭窄的、钉了铁条的窗户向外窥视。

“他妈的那是啥声音？”

神父说：“听起来好像有人想见见咱们。我可以借用一下吗？”

“借用什么？”

“对不起，借用一下你的冲锋枪。”

神父边说边向警卫逼近。他一声不吭地取下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巨大十字架的头，露出了一把长长的怕人的短剑。他以闪电般迅速的动作，一剑刺进警卫的前胸。

“你瞧，我的孩子，”神父从垂死的警卫手中一把夺过冲锋枪，“上帝和我已经决定，你再也用不着这支枪了。我以上帝的名义，”贾米·密罗说，一边虔诚地画了一个十字。

警卫坍塌在水泥地板上。贾米·密罗从尸体上掏出了钥匙，迅速打开了两个牢房的门。这时，街上的声音越来越响。

“我们快走，”贾米命令道。

里卡多·梅拉多接过了冲锋枪。“你装神父装得他妈的真像。连我都差点儿认不出来了。”他那肿胀的嘴巴露出了一丝勉强的微笑。

“他们把你们两个揍得真够厉害的。不过，别烦心，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贾米用手搂着两个囚犯，扶着他们沿着走廊向外面走去。

“扎摩拉是怎么死的？”

“是狱卒把他打死的。我们听见了他的叫喊。他们把他送到医务室，说他是死于心脏病。”

他们走到了一扇锁着的铁门前。

“在这儿等着，”贾米说。

他走近铁门，对门那一边的警卫说：“我这儿的事已经做完了。”

警卫开了门。“你最好快一点，神父。外面发生了某种骚